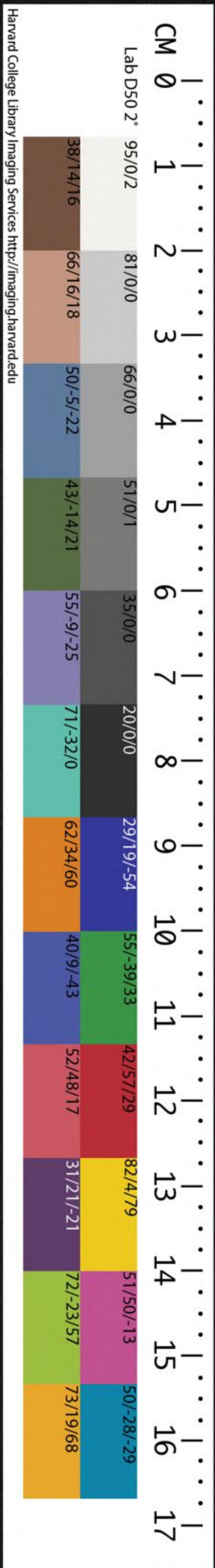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2516/7928(87)

卷之
百八
十一

卷之
百八
十一



史緯卷一百八十一

唐書十一

列傳

杜伏威

杜伏威章丘人與里人輔公祐約列頸交相與亡命為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譎多算每剽劫眾用其策皆效常營護諸盜出為導人為殿其黨愛服共推為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眾鈔暴伏威遣公祐諭之曰天下共苦隋豪傑羣起然力弱勢分不相統一若合以為疆隋不足圖也公能為主吾且從公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即以眾下之江都留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偽北誘顥入葭榛中順風縱火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上謁遣公祐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貽愕不及救復殺數人公祐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人攻安宜屠之隋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被重創與公祐遁去行收卒得八千人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于鹽城覆其軍場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以婦人服書稱陳姥以怒其軍稜悉兵至伏威迎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之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

射將使拔箭乃斬之攜其首人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稜衆大潰進破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同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闔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堅敵宇文化及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進用士人治兵械薄賦歛民爲姦盜及吏受賕雖輕皆殺上表越王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秦王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伏威遣其將陳正通以兵會取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

子通於杭州擒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於嶺東至于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兗伏威懼乃入朝拜太子太保兼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暴卒初公祐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既平公祐得反書以聞高祖削其官沒入家產太宗知其寃貞觀初詔復官爵

王雄誕濟陰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裒聚散亾又爲隋將來整所攻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壯勇有力負伏威走雄誕率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

還拒被數創氣彌厲伏威遂脫伏威令輔公祐擊子通以雄誕爲副戰于溧水子通敗公祐乘勝追之反爲所敗雄誕曰子通狃於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焚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陳當率兵千人乘高蔽掩晝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雄誕追擒之歛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戰佯走壁華來攻壁中殊死鬪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華不得歸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

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開曉禍福，遂安降。授雄誕歙州總管，封宜春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祐將反，患其異已，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有異志。雄誕素直，信之，乃歸臥疾。公祐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論計。雄誕始悔曰：吾不能為滅族事，有死而已。公祐遂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絲毫無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為流涕。太宗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忠子世果，安西大都護。

苑君璋

苑君璋，馬邑人。劉武周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取三輔所

向風靡，此天命，非人謀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卷甲深入，軍無後繼，失不可悔，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武周引衆內侵，兵敗，泣曰：不用君言，乃至此。與君璋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為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招之，賜鐵券。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親，請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唐，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而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

君璋既以
唐有天命
勸武周乃
日蹈覆轍
何哉

降自請守邊贖罪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君璋意猶豫其子孝政曰大人許歸唐又貳於頡利是自取亾也今糧盡衆攜不卽決恐肘掖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卽單騎南奔君璋追返之會衆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彊我以為援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遂執元普送突厥頡利請以錦裘羊馬其下怨之投書於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為君璋所拘君璋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後見頡利政亂知將亾乃率所部降頡利追之君璋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疋君璋不曉書而能治

也
善以幸

事歷職有稱貞觀中卒高祖嘗問廣州總管劉世讓備邊之策對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屯葶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畧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使者乃使世讓經畧之世讓至高湍政以馬邑降世讓醴泉人封弘農公

羅藝

羅藝襄陽人大業中為虎賁郎將遼東之役藝從李景督饗北平時伐遼兵仗多在涿郡倉庾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天下盜起留守趙什住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郤之勇冠三軍諸將忌之藝陰自計因出師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無

賞給百姓饑荒留守不賑卹豈安人疆眾意耶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開庫藏賜戰士發倉粟給窮人境內大悅殺渤海太守唐祿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改郡曰營州以鄧暲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降舊臣義不辱於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皆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斬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以書招藝武德二年藝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擒獲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

壽以兵從藝自率眾數萬破劉什善於徐河黑闥引突厥人寇藝復以兵與太子建成會洛州因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笞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以藝有威名詔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謀叛詭言閱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至幽州遂據之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治中趙慈皓與統軍楊亥謀誅藝藝執慈皓爰在外即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亾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亦伏誅先是濟陰女子李氏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嘗往來藝家

謂藝妻孟氏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氏令視藝曰、妃之貴出於王、藝妻信之、因贊藝反、既敗、與李氏皆斬、

王君廓 杜伏威王君廓等應列梁師都之後因唐書目次未及改正

王君廓并州人、少為盜、負竹筍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繒主不辨也、大業末、欲聚眾為盜、其叔不從、乃誣鄰人通其叔、母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眾稍集、掠夏縣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為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因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甚哀、老

生為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唐、授上柱國、上谷郡公、遼州刺史、從戰東、都有功、為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人、自古以少制眾、無有也、下轅轅羅川二縣、破王世充將魏隱、擊糧道于緱氏、沉米三十艘、進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太宗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皆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遏之、發憤、相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賜錦袍金帶、時廬江王瑗為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職、以君廓為副、瑗倚之、詐結婚、寄以心腹、初、隱太子有陰謀、厚結瑗、太宗即位、令

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瑗懼有變，君廓內險賊，欲以計陷瑗而取已功。謂瑗曰：「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且趙郡王已屬吏，太子齊王又復爾，大王勢能自保耶？」瑗乃囚敦禮，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銑計事。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今無詔擅發兵，若諸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瑗曰：「奈何？」曰：「山東豪傑嘗爲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戶等，其思亂若旱之望雨，王誠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之，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後遣王銑外連突厥，由太原南趨蒲絳，大王整駕西入關，兩軍合勢，不旬月天下定矣。」從之。瑗以內外兵悉付君廓，利涉曰：

君廓多翻覆，不如以兵屬王。王誅瑗，欲奪君廓兵。君廓乃往候，誅留從騎於外，日聞呼聲則入，遂獨詣誅。云欲白急變，誅方沐握髮出，卽斬之。徇于軍曰：「李瑗與王誅反，錮敕使擅追兵，今誅已斬，助瑗者滅族，助我者富貴。」諸將何從？衆曰：「願討賊，乃出敦禮共攻瑗。」瑗率左右數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誅亂，諸君奈何從之？以取夷戮，衆反走。」瑗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矣。」君廓擒瑗，縊之。瑗，太祖曾孫也。授君廓幽州都督，悉以瑗家口賜之。進左光祿大夫，居職不奉法，數爲長史李玄道所繩。君廓懼，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亾奔突厥，野人斬之。

君廓自無不死之理

李靖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其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道梗至長安高祖已定關中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會蠻賊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不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斬肇則俘擒五千靖陳圖銑十策拜行軍總管兼攝孝恭長史武德四

年伐銑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掩耳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荆門宜都進至夷陵初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必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州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

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曰破賊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地險士衆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蔽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候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援兵至者十餘萬皆釋甲而降孝恭既入江陵諸將言蕭銑將士與官軍拒鬪死者請籍沒其家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

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欵附封永康公荊州刺史靖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授嶺南撫慰大使靖以嶺海僻遠不見王化非震威武示禮義無以變風俗乃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悅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之東討李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靖帥舟師次舒州李勣率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碇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

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石頭，豈易破哉？若丹陽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非萬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吾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旣拔，公祐自擒。孝恭從之。靖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不勝，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亾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擒之。江南平。拜兵部尚書。太宗踐阼，授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

以靖爲定襄道總管，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豈敢提孤軍至此？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靖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亾人漠北。靖引兵與李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往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許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部

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
頡利亾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所擒、於是斥地自陰山北
至大漠、帝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封靖衛國公、遷尚書右僕
射、靖性沉厚、每叅密議、恂恂似不能言、乞骸骨、以特進就第、
詔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
靖能復起爲帥乎、靖聞之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
海道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
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燒藁草、退保大非川、諸
將以春草未生、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
數十多所、俘殺吐谷渾、伏允窮蹙、自經死、靖立大寧王慕容

紅拂有此
遭際

順而還、甌生軍由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甌生憾、與廣州長
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以誣罔論、靖闔門自守、
賓客親戚一謝遣之、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
山、積石二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謂靖曰、
公南平吳楚、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
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陛下誠不棄、臣不敢以疾辭、
帝以靖老、止其行、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撫之流涕、卒、年
七十九、贈司徒、陪葬昭陵、諡曰景武、弟客師、右武衛將軍、封
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喜馳獵、雖老不衰、自京南屬山
西、際豐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

十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與雅舊、及卽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封宋國公、恩待甚渥、然未嘗干政事、游畋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割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以善味知尚食事、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常視公疾、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筆、文宗愛之、不離手、敕摸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

李勣

李勣、曹州人、本姓徐氏、大業末、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讓曰、公鄉壤不宜自剝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李密亾、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數萬人、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寒、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唐、其地東屬海南、際江西至汝北、抵魏郡、皆勣統之、而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此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以爲己功也、乃錄郡縣戶口、啓密請自上之、帝

聞之喜曰純臣也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李詔勣總河
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
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練經葬訖乃釋從秦王伐東都平
竇建德俘王世充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
乘戎輅告捷於廟貞觀三年爲通漠道總管出雲中與突厥
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率衆夜發頡利欲走勣前屯磧口不
得度由是部落五萬皆降拜勣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州
凡十六年以威肅聞帝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
以備虜今李勣守并州突厥不敢南下勣我之長城也薛延
陀于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總管將輕

六千擊之于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晉王爲皇太子授勣
詹事兼左衛率同中書門下三品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
東道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
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可汗咄摩支遁入荒
谷降其首領梯真達干帝謂勣可託大事勣嘗暴疾鑿謂當
用鬚灰帝自剪鬚以賜勣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
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勣曰朕思屬幼孤無以易公者公昔
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泣嚙指流血因大醉帝親解衣覆
之帝寢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用爲
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拜尚書左僕射

小晚

進司空太宗時勣畫象凌烟閣帝復圖其形自序之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屬官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不負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議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今將廢之遂良无忌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乃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決王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來降詔勣爲遠東道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分其地爲州縣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意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尉陪葬昭陵初太宗平洛陽獲單雄信勣故人也

請納官爵以贖其死太宗不許勣號勣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而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火燎其鬚姊止之勣曰姊多疾而勣亦老雖欲進粥尚能幾何勣行兵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持法嚴明人樂爲之用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勣病弟弼爲晉州刺史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勣奏樂宴飲列子孫於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一言每見房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悉爲不肖子所敗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無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衆妾願留養

子者聽餘出之遂不復語勣本名世勣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名勣配享高宗廟廷嗚呼李勣所謂一言喪邦也季弟感年十五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感曰忠以事主兄弟不能移也遂見殺勣孫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襲英國公爲鄴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黜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弟蓋屋令敬業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廢中宗立睿宗而實囚之諸武擅命誅戮唐子孫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令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人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收繫敬之敬業矯制

殺之自稱州司馬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會開府庫令叅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授甲斬錄事叅軍孫處行以狗乃開三府一日匡復府二日英公府三日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長史宗臣璋爲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蓋屋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口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武后削敬業官爵毀塚墓除屬籍遣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敬業問計於思溫思溫曰公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

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氏居位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常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還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孝逸軍守石梁有烏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遂度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敬業陣遂敗斬七千餘級敬業遁江都攜妻子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其將

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勅官封屬籍葺完塋塚焉。敬業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之曰廬陵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耶若太后是助宜卽姓武思溫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敬業平后遂賜姓武歷春官尚書

侯君集

侯君集三水人事秦王幕府預誅隱太子拜左衛將軍封潞國公從李靖討吐谷渾平其國進吏部尚書君集本起行伍不知學後貴乃好書及典選課最分明見稱於時高昌王不朝拜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討之其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

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不能一安能致大兵乎使頓城下一再旬食盡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君集進營柳谷候騎言其國方葬諸將請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龔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諭之不下乃伐木填塹引撞車攻其堞飛石如雨所向摧破因拔其郭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約有急相援至是欲谷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刻石紀功而還君集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爲盜君集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曰

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陛下奮獨見之明授夾勝之畧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口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昔李廣利貪而不愛士卒陳湯盜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競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故日記人之功忌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伏望陛下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

功帝釋不問君集自以有功被繫常快快不平會張亮出爲洛州都督君集激之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亮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相語無左驗事不可詳乃秘不發待之如初皇太子承乾有過慮見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壻千牛賀蘭楚石私引君集入問計君集攘臂曰此手當爲殿下用之又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殿下願無輕入承乾納之君集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驚吒其妻怪之君集告之故其妻曰公國大臣何爲爾宜自歸命首領尚可全不從事覺捕君集下獄帝自臨問曰

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公卿其許我乎羣臣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揮淚而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註誤至此吾嘗爲將破二國請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中原無事臣教以制四夷之法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果如其言

張亮，滎陽人，封鄖國公。爲刑部尚書，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氏妬悍，私通歌兒，養爲子，名慎幾。李氏好左道，交通巫覡，橈政事。亮爲相州，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異謀。術家程公穎亮素與厚，謂之曰：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耶？公穎曉其意，稱亮臥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將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謂假子公孫節之兄。公孫常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太姬。常曰：吾兄子大品，言公名在讖書，亮悅。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稱見誣，因自陳佐命勲。帝曰：亮養子五百，將何爲？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就

獄，謂之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守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奈何！斬於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

薛萬均，燉煌人，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寶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令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與銳士百騎匿城東，建德兵度水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弟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引萬均爲右二護軍，柴紹討梁師都，以萬均爲副。突厥兵驟至，王師稍却，萬均兄弟橫

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乘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擊鼓不鳴，破，亾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爲沃沮道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前行，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也。」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勒兵以待。」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積乃還，與靖會青海。遷本衛大將軍副侯。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乃降。封潞國公。有告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太宗詔勿治。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

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誤呼萬均，帝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呼其名，豈死者有知，與得賜乎？」因命焚之。舉坐感歎。萬徹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子已死，萬徹未知，督兵力戰，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亾入南山。秦王數使諭之，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進爵郡公。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于磧南。萬徹率數百騎繞擊陣後，虜顧見驚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尚丹陽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萬徹非大勝，卽大敗矣。以青丘道總管帥師三萬伐高

麗次鴨綠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戰斬虜將所夫孫虜震恐進傳泊洑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好任氣上人或言其狀帝愛其功加讓勗而已副將裴行方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婿而內懷不平罪當誅詔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立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相昵謂曰我雖病足坐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家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語洩下獄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當留爲國効死安得坐小事殺之遂死

盛彥師虞城人仕隋爲澄城長高祖兵至彥師上謁授行軍總管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彥師伏兵熊耳山斬之封尚

彥師祖尚
其見殺故
當萬徹後

國公徐宋州總管始彥師入關陳寶遇爲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彥師殺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徐圓朗反詔爲安撫大使戰敗爲賊所執圓朗待之厚令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擒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爲念圓朗笑而置之圓朗平彥師遂高祖誅之取乃不獲從未減報怨多殺之應也盧祖尚光州人字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封弋陽公授瀛州刺史有能名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太宗召見內殿謂之曰交

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爲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
頓首奉詔復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
公旣許朕矣豈得中悔三年當召吾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
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令天
下斬於朝堂旣而悔之詔復其官君臣俱失

高儉

高儉字士廉以字行齊清河王岳之孫儉自以齊宗室不欲
廣交屏居終南山下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
奔高麗坐與善貶朱鳶主簿會世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丘
和署士廉司法書佐欽州俚帥甯長真侵交趾和懼欲出迎

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騫構以累貶死嶺
表如晦弟楚客與叔父淹皆陷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
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如
晦不聽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
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建成難作楚客遁入嵩山貞觀四年
召爲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豈其然
耶夫行遠者自近人不患無官而患無才汝兄與我異體一
心爾能如汝兄輔我者事我何患不至宰相楚客頓首謝擢
中郎將每入直晝夜不釋仗帝知而勞之進蒲州刺史政有
能名遷工部尚書攝魏王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數

淹本無可
稱太宗之
言有意故
錄之

言王聰睿宜為嗣。及王黜暴其罪，怒死，免官，起為虔化令。卒。
淹字執禮，隋開皇中，謂其友韋福嗣曰：「上好用隱士，蘇威以
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隱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
赦還，授承奉郎，擢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親近用
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封倫以告房玄齡。玄齡白
秦王引為文學館學士及踐祚，為御史大夫，封吉安公。檢校
吏部尚書，叅豫朝政。嘗言：「郅懷道可用。」帝問其故，淹曰：「懷道
隋時為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合，獨懷道執不可。
帝曰：『卿時何去？』曰：『臣同眾人。』曰：『事君有犯無隱。』卿以懷道為
直，何以不諫？」淹曰：「臣位卑，願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以君

淹如此安
敢直諫

不足諫，何以不去？食其祿，不恤其事，忠乎？」因顧羣臣，公等謂
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傳曰：『民之多
僻，無自立辟。』位卑言高，罪也。」帝笑曰：「淹在隋不諫，似也。」為世
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向嘗言之而不見用。」帝曰：「世充懷諫，卿
直言何以獲免？」淹不能對。帝曰：「朕今任卿，可以諫。」未答，曰：「願
死無隱。」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淹典臺省，責重於朝，而
無清白名，為當世所譏。如晦五世孫元穎，憲宗末為司勳員
外郎，知制誥。穆宗立，尤被寵遇，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
縣男，自即官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再期出為劍南西川
節度使。帝御安福門臨餞，敬宗驕僻，元穎欲中帝意以固寵。

貢獻珍異相踵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歛取苛重措克軍食給與不時戍卒饑寒乃仰哺於蠻反爲蠻內覘南詔乘虛襲戎雋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或爲鄉導遂抵成都已傳城元穎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焚掠郛郭元穎計殫將挺身走會救至賊退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再貶循州司馬死於貶所弟子審權字殷衡兵部侍郎懿宗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鎮海軍節度使龐勛陷徐州審權與令狐絢崔鉉連師犄角饋粟相繼王師賴以濟勛破入爲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卒謚曰德審權清重寡言在方鎮視

是後魏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勲貴名臣家不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婚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蔽云

寶威

寶威岐州人父熾周上柱國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威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書益博而諸

兄由軍功位通顯以威職閑冗戲之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而不答蜀王秀辟爲記室威以秀行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高祖入關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授內史令引入臥內謂之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頓首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耶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威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封延安

郡公諡曰靖威性儉素不樹產業及死家無餘財詔皇太子百官臨送兄子軌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使畧地渭南下永豐倉從平京師爲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黃欽山賊乘高叢射衆稍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帥數百騎督戰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旣鼓士爭赴賊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軌父恭周鄧國公至是復封焉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軌性嚴酷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有不用命者卽誅至小過亦鞭笞流血見者皆重足股慄盜賊悉平以其甥爲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戒家奴毋出外後遣奴取漿

何竟

公厨既入日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不時
決軌并斬之入朝賜坐御樓容不肅坐而對詔帝怒曰公入
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公斬誅畧盡乃至輕慢君前耶收
繫詔獄俄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
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稱詔執雲起雲起問詔
安在軌不肯示遂殺之行方奔京師得免貞觀元年授右衛
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
縣有游手木作者按之威令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
威從子抗父榮定隋陳國公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抗以帝
甥蚤貴釋褐授儀同三司侍父疾五旬不解帶居喪哀瘠過

元性不改

常襲公爵拜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冊宴如家人禮
母率號絕有詔節哭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抗與高祖
少相狎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
錄天所啓也高祖曰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巡長城聞
高祖已定京師喜謂人曰此吾家婿豁達大度真撥亂主也
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置酒爲樂授
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引入臥內從容談
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未
嘗干朝廷事從秦王平王世充冊勳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
軌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謚曰密子靜并州

大總管府長史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靜請屯田太原以
省餽運議者以流亾未復不宜重困高祖召入與裴寂蕭瑀
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
管請斷石嶺以爲鄯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卽位授司農卿趙
元楷爲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
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
公哉元楷大慚改夏州都督諸道出征突厥靜爲陳虜中虛
實由是大克獲又問其部落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帝嘉
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擒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
狄窮則虎噬飽則蟻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

不恃耕桑今損有用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
不害於化况首丘未忘一旦變生犯我王畧不如因其破亾
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則世爲藩臣矣帝詔
答曰朔方之務悉以相委朕無北顧憂矣遷民部尚書卒諡
曰肅弟誕太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
皆誕主之貞觀初封莘國公爲宗正卿太宗與語昏夫對
乃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任之是謂不明且爲官擇人者
治爲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抗弟璉封鄧國
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靡浮
費不貲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威從孫德明隋齊王府屬坐

事免高祖兵至長安宗室孝基神符道宗等竝繫獄隋將衛文昇欲殺之德明日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耳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弟德玄高宗時檢校左相清素勤職未嘗有過然無他補益與李勣爲封禪使帝次濮陽問何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進對帝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不以爲忤衆服其量封鉅鹿男卒

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臨淄人開皇中天下混一玄齡密謂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肆誅殺攘神器而有之不爲

子孫長久之計淆置嫡庶競相傾危終當骨肉誅夷立致滅
亾也年十八舉進士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玄齡杖策上謁
一見如舊署記室叅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寶玄齡獨收採
人物致幕府與諸將相結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卽辦文
約理盡高祖曰若人機識信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
猶對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謀玄齡引杜如
晦協定大計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忌二人譖於高祖斥還
第太子將有變玄齡謂无忌曰宜勸王行周公之事王召玄
齡如晦以方士服夜入計事事平王爲皇太子擢玄齡右庶
子太子卽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无忌尉遲敬

德侯君集功第一。封韓國公。進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爲相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闕諫。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創業難。魏徵曰：守成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親冒白刃。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恐驕則怠。怠則亾。見守成之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慎之。爲相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聽。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諭旨曰：讓誠美德。然國家倚賴久。一旦去。良弼如失。左右手。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加太子太傅。帝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

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器甲輸輓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外夷。晚節多病。聽臥治事。肩輿入殿。帝見之流涕。玄齡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疾少損。上喜見于色。玄齡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伐遼未止。上意旣決。衆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置立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身將六軍。親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衆。殘民孽主。縮氣屏息。可謂功倍

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亾之機，得有喪之理。為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責以禮義。古者以禽獸畜之，若必絕其類，恐獸窮則噬，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今士卒無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樁車，抱枯骨，推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莫大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二者，而坐敝中國，為舊王雪恥。

新羅報讐，非所得者小。所損者大乎。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舩，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矣。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通問。臨歿，親握手與決，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敬大夫。令及見之，卒年七十一。贈太尉，諡文昭。陪葬昭陵。玄齡當國，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若無所容，貞觀末，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玄齡忠於事君，不可以一眚便斥。帝悟，遽召見。後以疾辭位，久之，帝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掃堂，宇曰乘輿，且至頃之，帝果幸其第。因

載玄齡還宮帝伐遼命玄齡留守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送行在帝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腰斬之下詔曰公何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玄齡治家有法度恐諸子驕侈席設人集古今家誠爲屏風各與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矣玄齡微時病且死謂其妻盧氏曰君年少不能寡居善事後人盧氏泣入帷中剔一以示之明無它志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爲右衛將軍公主驕甚受體與它婿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請讓爵帝不許主與浮屠辯機亂帝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立出遺直汴州刺

史遺愛房州刺史主誣遺直罪帝敕長孫无忌鞠治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貶銅陵尉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杜陵人爲秦王府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大王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可共功者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裁處無留事僚屬才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兵部尚書兼兵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歸重之監察御史陳師合言一人不可總數職陰諷切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其才可與治天下師

合欲離間之耶。斥嶺表卒年四十六。帝哭之慟。贈司空。諡曰成。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夢如晦若平生。明日與玄齡言之。敕以御饌往祭。國府官佐如舊。如晦爲相時。每議事。帝所玄齡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淡相知。故能同心協濟。以佐佑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長子構。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封襄陽郡公。太子承乾謀反。荷謂承乾曰：瑯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

士廉曰：長真兵雖多。縣軍深入。勢不能久。城中勝兵尚可戰。奈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爲司馬。逆擊破之。武德五年。與和來降。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爲治中。親重之。王誅隱太子。士廉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進侍中。封義興公。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設條教督勵。風俗翕然一變。引諸生講授經藝。秦守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引故渠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爲吏部尚書。封許國公。雅負鑒裁。所署州郡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

三世為僕射當時榮之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
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同中書門下三品知
政事帝伐高麗輔太子監國駐定州攝太傅及疾帝幸其第
為流涕卒年七十一帝以餌金石不宜近喪哭於東苑贈司
徒并州都督諡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勅尚宮以食四饗
往祭帝自為祭文及葬道出橫橋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
高宗即位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識太宗非常人以甥
女文德皇后歸之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替子
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貴故人謂之賣婚言士廉與韋挺
岑文本令狐德棻徵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

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降新門登舊望右膏梁左寒賤合二
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
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
恃舊地以取資不肖子偃然自高不解人間何為貴之齊據
河北梁陳在江左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
今謀士勞臣以忠孝文武從我定天下何容納貨舊門向聲
背實買昏為榮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爵為
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言不惑耶朕以
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為第三姓頒其書天下高
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

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鄧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為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升譜限，搢紳恥焉。日為勲格義府奏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疋，四品五品二百疋，六品七品百疋，悉為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

多事

事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歛衽。若對大賓，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下簾，旁或無人，自起徹鉤，以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公子讓能字羣懿，兵部員外郎，僖宗如蜀，奔謁行在，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詔令浩繁，讓能思致精敏，處事適機，帝倚重之。從還京師，遷兵部尚書，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倉惶無知者，讓能徒步從行十餘里，得遺馬，以紳為鞞，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翌日，孔緯等乃至，旋如梁州。時棧道為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左右。帝勞之，曰：朕不德，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可謂忠於所事。

矣。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恩，陛下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也。帝次襄中，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襄王煜卽僞位，彊藩大鎮多附之，貢賦不輸。行在衛兵乏食，讓能請遣使入河中諭王重榮，重榮遂奉詔。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封襄陽郡公。官吏多受僞署，有司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拜尚書左僕射，晉國公，進太尉。李茂貞在鳳翔日久，兵寢彊，不奉法，朝廷不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去。帝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茂貞怒，不赴鎮。上章悖慢，詒書詆責，讓能助宦豎爲亂。

抑忠臣奪已功，京師凶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重遂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詔讓能計議，調發經月不就第。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使健兒數百雜市人守闕，會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輿，謀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下。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杜太尉？卽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免。遂喪其印，帝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白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陛下新復位，鳳翔國西門願少寬假，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法撓弱，朕奄奄度日，安能坐忍此？朕將

史綱 卷一百八十一
以兵屬諸王，卿爲我圖之。讓能曰：陛下欲消除僭竊，立王威以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任，不宜專以屬臣。帝曰：卿元輔，與我共休戚，復何所避？讓能奉詔泣曰：臣所以未乞骸骨，思有以報陛下，敢愛身乎？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雖蒙晁錯之誅，不足弭七國之患也。景德二年，以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此舉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預言之，請歸死以紓難。帝泣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二。弟彥林、御史中丞弘徽、戶部侍郎皆被誅。帝痛之，贈太師。

子光又不復仕，論曰：太宗取暴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具，可謂名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向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期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勢，善終始以成令名。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待，其謨謀固有太過人者耶。

史緯卷一百八十一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隋亂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
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魏徵
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
鄭頰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
勝不賞此不可以戰若溪池高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
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頰曰老生常談耳後從密來京師久之

史緯卷一百八十一

唐書十二

列傳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隋亂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
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魏徵
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
鄭頰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
勝不賞此不可以戰若溪池高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
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頰曰老生常談耳後從密來京師久之

史記卷一百八十一
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擢祕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爲密守徵與書曰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於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若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禍敗至矣勣得書遂定計歸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署起居舍人建德敗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間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嘉其直卽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事隱巢者皆不自安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人必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道遇太子于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謂其副曰

有詔宮府舊人悉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先貸之而後奏聞使還帝悅由是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拜尚書右丞有譖徵阿黨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舍至公反事形迹乎帝聳然徵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帝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闢四門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蔽也秦二世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

得聞人君能兼聽。則奸臣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女美而才。已許嫁矣。皇后請冊為充華。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菽粟。顧嬪御。則欲民有家室。今鄭氏已約婚。而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意耶。帝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祕書叅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州縣。供給猶不能具。今加以諸國邊塞州郡。致罪者必衆。彼以商賈來。自可聽其交易。若以賓客待之。中國騷然耗費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帝嘗歎曰。今承大亂之後。

論

欲治之不亦難乎。徵曰。亂之易治。譬猶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耶。對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化。其應如響。期月而治。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

妙

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齋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帝幸九成宮宮御館于圍川官舍僕射李靖侍中王珪至吏改館宮御以舍之帝怒曰何輕我宮人詔按之徵曰靖珪陛下大臣宮人備後宮洒掃耳方大臣出使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民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在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外無所參承奈何以此按吏乎帝寢不問後宴丹青樓帝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耶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戒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

奇

妙

但見其嫵媚耳十年為侍中進鄭國公以病辭職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牝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貢奉不豐為此無限故天命陛下代之奈何令人悔為不奢乎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耶帝曰非公不聞此言徵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今之刑罰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去羽惡則洗垢索瘢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

史綱 卷一百八十一
治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饒薄之風先著。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意。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至非虛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况今之資儲。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馬。以隋戶口。况今之百姓。繫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得。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治不念亂。存不慮亾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亾。自謂必不亾。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亂亾而

不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亾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亾則存矣。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旣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它日帝從容問曰。比來政治若何。徵見承平久。恐帝意有所忽。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曰。公以何驗之。曰。陛下初卽位。元律師論死。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劾其僞論。

趣語

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守法當如此此
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
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欲使國家不役一
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言人臣上書不激切不
能起人主意激切近於訕謗陛下雖從臣言罷之意終不平
此難於受諫也帝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帝作
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震殊俗
恃其富強不虞後患上下相蒙民不堪命致殞於匹夫之手
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
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人於籍

矣若能鑒彼所以失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惡服卑宮
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
王業之艱難增益舊基其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
斯為下矣夫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而能以身名令終者未之
有也徵復陳事曰傳曰同言而行信在言前同令而從誠在
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不誠也不信之
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歷十餘載倉廩愈積
土地日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
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
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彊直為擅權忠讜為誹謗

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疆直者畏擅權而不得自盡。忠謹者慮誹謗而不敢與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正，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間關草昧，從我定天下，玄齡也。貞觀之後，納忠進諫，爲國家長利，徵也。親解佩刀，以

妙論

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欲致君堯舜，雖亮無以加之。時上封事者衆，言或不切。帝欲加譴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言，所言是乎？爲我之益，所言非乎？無損於事。帝悅。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魏文帝欲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思其言乎？帝遂止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直貴重，無踰徵。

我遣徵傅臯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公雖疾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家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所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中使相望於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撫之流涕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使主從帝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卒帝臨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諡曰文貞敕以一品禮陪葬昭陵其妻裴氏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乃

用素車白布幘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亡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鑑今魏徵亡少一鑑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曰天下之人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羣臣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邦可興矣其大畧如此朕思之恐不免斯過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見雖逢帝怒神色不變帝亦爲霽威嘗上冢還奏曰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旣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

故停耳，帝嘗得佳鵠，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出，鵠竟死，懷中其敬憚之如此。薛萬均平高昌，還有告其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外國婦人對辯，惟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敕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徵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

虛數乎？」乃止，賜徵金甕一，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帝美之，奉敕修隋書，俱錄寘內府，帝以武功定天下，治安之後，欲經畧四夷，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觀不厭，徵亾，帝思之不已，登凌烟閣觀畫像，賦詩傷悼，聞者嫉之，讒毀百端，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小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疏，示史官褚遂良，帝益不悅，乃停叔玉婚，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及遠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乃退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賜勞其妻子。

以少牢祠徵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子叔玉襲爵，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徵五世孫暮，字申之，擢進士第。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擢爲右拾遺，邕管經畧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湖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暮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昌齡專殺不辜，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爲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乖紊憲章，不可詔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坐李訓事，誅其二女，沒入宮。暮言：陛下卽位，不悅聲色，于今十

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每每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卽出之。以暮爲右補闕，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裨益闕失，朕今得暮，又能極諫，朕仰希貞觀庶幾，寡過荆南監軍呂令琰，縱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移內樞密使言狀，暮劾長任廉察，知監軍侵辱官司，不以上聞，私自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報。遷起居舍人，帝問徵時書，詔頗有存者乎，暮言：亂後散失，惟故笏在。帝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此笏乃今其棠也。因敕暮曰：事有不當，無嫌論奏。暮對曰：臣

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皆可論事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謩曰古置左右史以書得失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憂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必記之帝曰我向嘗觀之謩曰陛下向者取觀而史臣不言是失職也蓋陛下觀之則後來所書必有隱諱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後代何以取信哉上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於軍中治反狀獄具帝臨問詔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今決大獄而不與知律令之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謩言事繫軍士可推于軍中如屬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詔

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官憚士良不敢異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始謩之進李珣楊嗣復推引之武宗立謩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宣宗嗣位遷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謩言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詔從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春秋高儲嗣未定謩言今天下麓治惟東宮未立宜早建樹以存副貳之重自敬宗後惡言儲貳故公卿無敢開陳謩輔政首發其端朝議歸重焉詹毗國獻馴象謩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不用瘞之奴王慶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他狀投曙嶺外慶免罪謩奏王慶以奴訴主法所不容引律固爭卒論慶

史綱 卷一百八十一
死遷門下侍郎。謩為宰相，議事天子前，讜切無所回避。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以剛正為令。孤絢所忌，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以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論曰：以徵之忠，而太宗之明，身歿未幾，讒毀遂行。徵諫疏累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道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而猶不免君臣之際，顧不難哉。

王珪

王珪字叔玠，僧辯孫也。珪事建成為中允，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鶴州。太宗即位，召為諫議大夫，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遷侍中。

美其言
不能去
人

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妻，安有不亾乎？珪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是非何也？對曰：陛下知廬江之亾，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若審知其非，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帝歎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宮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讓之，天下謂陛下以士為輕。帝怒曰：卿等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全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臣若不言是，臣負陛下，今責臣以私，是陛下負臣。帝默然封永寧郡公，拜禮

部尚書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帝女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
主上好禮當受公主謁見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盥饋
乃退其後公主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也卒年六十九珪
儉不中禮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愧
之少孤貧其母李氏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會
房玄齡杜如晦過其家母闕見之大驚爲具酒食留歡飲謂
珪曰二客公輔才汝貴無疑珪孫壽性至孝母疾數請高醫
遂窮其術作書號外臺祕要當時稱焉爲鄴郡太守

薛收

薛收字伯褒道衡子也道衡爲煬帝所殺收不仕隋少學於

于通與族人德音元敬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
爲鷲鷲元敬爲鷓雛高祖入關爲秦王府主簿陝東大行臺
郎中秦王討王世充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敏贍如素
構竇建德來援世充諸將請歛軍以觀形勢收曰世充所將
皆江淮銳卒但乏糧食耳求戰不得爲我所持建德自來兵
亦精銳今若縱之使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別戰
爭未已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勇先據成臯
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建德旣破世充不戰而降矣王曰
善遂擒建德降世充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破劉黑闥封汾
陰男收諫王畋獵王答曰明珠兼乘未若善言今報以黃金

四十挺、武德七年寢疾、王親撫之、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何嘗不馳驅經畧、欵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遣使弔祭、賜帛三百段、既卽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贈定州刺史、陪葬昭陵、子元超好學、善屬文、授太子舍人、高宗卽位、轉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爲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拜東臺侍郎、李義甫流雋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爲請、坐貶簡州刺史、又坐與上官儀善、流雋州、上元初、拜正諫大夫、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

泉、諸蕃會長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坐圍中、非宜、帝納之、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之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拜中書令、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勅曰、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帝疾劇、政出武后、元超因陽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陪葬乾陵、元敬武德中爲文學館學士、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元敬謹畏、未嘗申欵曲、如晦歎曰、學士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爲皇太子、除舍人、卒、收從孫稷字嗣通、爲昭文館學士、初、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稷銳意臨、倣書體、道麗、遂名天下、畫亦絕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

尚仙原公主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鍾紹京爲中書令稷諷使表讓因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無才望特以舊勳進今師長百僚恐非具瞻之美帝改紹京戶部尚書遷稷黃門侍郎叅知機務稷以翊贊功帝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竇懷貞誅稷以知謀賜死伯陽流嶺表自殺

馬周

馬周字賓王荏平人天資曠邁鄉人以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加誚讓周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給使入關周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入升獨酌而醉

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令召之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曰臣伏見大安宮牆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太上皇居之反在外雖太上皇雅志清儉愛惜人力恐四方觀聽有所不足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伏聞明詔欲幸九成宮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三百里而遙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感欲卽見陛

下何以逮之。今茲之行爲避暑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幸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伏見詔曰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世官也。且堯舜之父而有朱均之子。若有不肖襲封嗣職兆庶被殃。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樂騫之惡已暴與。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亾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爲子孫立萬年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昔漢文

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武帝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於靡麗。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艱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此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疋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

豐稔。疋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所營爲者。皆不急之務也。國之興亾。不由積蓄之多少。而在百姓之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粟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當人有餘而後收之。豈民不足而強歛之。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陛下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臣聞天下以人爲本。欲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旣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守。卽縣得賢令矣。天下刺史皆得其

人。陛下端居廟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以德行才術擢爲守令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始由於此。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明辯。周密中事機。帝每曰。我甞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聽之纒纒。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婚則吉。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宴飲以晷。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

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夫卜以決疑若黷禮慢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十八年遷中書周病消渴帝躬為調藥使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焚之曰暴君之過以取名吾不為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與書生素無賞皆竊笑之他日白有住宅直二百萬周以聞帝即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高宗即位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子載咸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焉

韋挺

韋挺京兆人貞觀初拜御史大夫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上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大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及其送葬至假車乘雇棺槨以為榮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婚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改太常卿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之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用挺周言挺佷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龕使挺父故為營州總管嘗經畧高麗

故札藏於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州距遠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爲朕圖之。使軍用不乏，是卿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及馬各三百以從。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廐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船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於臺側設倉置粟，欲待水泮乃運。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我出師在，卽挺言度師至，且足是不足也。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懷質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河渠利害，遽造船行粟，經八百里，漕船中欲進則不得，欲還水且涸。六師

所須，恐不能如意。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勅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使白衣從軍。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意復用之。城與賊接，日夜轉鬪。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遺所善公孫常，常善術數，以他事繫獄死。索橐中得挺書，詞意怨望。貶象州刺史。卒。子待價，武后右相。曾孫武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入爲京兆尹。卒。待價弟萬石，爲太常少卿，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請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之。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太樂弟子釋服爲樂，帶絰治音，豈以小人

不能執禮遂欲倡爲非法耶萬石官太常奈風化請付吏論
罪高宗罷其奏知吏部選事卒

李綱

李綱字文紀蓆人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
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職調護乃自比倡
優進淫聲惑視聽請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置之後勇廢
文帝切讓官屬綱進曰陛下不豫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本
中人賢者輔之則善不肖者導之則惡乃使歌舞鷹犬小兒
日侍其側何特太子罪耶帝曰以汝爲洗馬何謂不擇人綱
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歎曰朕之過也擢尚書右丞時楊素

蘇威用事綱執政不軌隨素等憾之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
素言林邑多珍寶請以綱爲行軍司馬上從之方揣素指數
窘辱綱軍還不得調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自入
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縣大業末賊帥
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參軍封新
昌公卽位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
騎胤念紂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
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
不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
開府有國家者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

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常伯趨丹
墀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加禮
之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請
親膾之太子曰操刀和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
遣使賜絹三百疋後太子寢狎亾賴猜間骨肉綱屢諫不聽
遂乞骸骨帝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乃羞爲朕尚書耶綱頓
首曰潘仁雖殘暴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
厚自矜伐臣言如持水投石安敢久爲尚書乎且臣事東宮
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乞退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加
太子少保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輔冀効

忠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
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嫌隙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
放縱綱悒悒不自得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
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閤問
以政事詣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
珪侍坐嘗曰綱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托孤寄命古人以爲
難綱以爲易及疾遣玄齡至家存問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貞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
輔然待易姓乃如意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唐數
稱疾辭位云孫安仁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寮屬奔散獨

安仁泣拜而去。終桓州刺史弟安靜，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固無可言。」俊臣誣殺之，會昌中，贈太子少師。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當世稱之。

李大亮

李大亮，涇陽人。隋末，爲龐玉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擒，同獲百餘人，皆死。密將張弼奇大亮，獨釋之，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來歸，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

亮殺所乘馬與之食，徒步而返。帝嘉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封武陽男，授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耶？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今賜胡旄一，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宜繹味之。」時突厥亾，帝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疋，首領拜將軍，中郎將者百餘員。置降胡於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綏納大度，拓設泥熟，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以賑其饑。大亮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根本，四夷枝葉也。殘根本，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

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俘之江淮間以變其俗而加賜衣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用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願停招尉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之八年討吐谷渾以大亮爲河東道總管與李靖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領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之曰公在我始得酣寢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亮疾帝

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既就稿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命屏妾侍言終而卒年五十九將歛家無珠玉爲含帝哭之慟贈兵部尚書謚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對天子爭是非無所回撓見妻子未嘗有惰容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以功賜奴婢百口謂之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亾吾何忍以爲奴隸乎悉遣之高祖歎美更賜俚婢二十以張弼脫其死及貴思有以報之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遇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不受乃言於帝曰臣獲事陛下張弼力也願以臣官爵授

之帝爲遷弼代州都督世賢大亮能報德而多弼不自伐也
兄子道裕爲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
獨道裕謂亮反形未具帝怒不省遂斬亮及刑部侍郎缺宰
相屢進名帝不許久之曰朕得之矣昔道裕嘗議張亮不當
死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爲刑部侍郎大亮族兄
迥秀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迥秀母賤妻嘗詈媵婢母
聞不樂迥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欲事舅姑苟違顏
色留之何爲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所居堂產
芝草人乳猫子時以爲孝感詔旌其門閭

戴胄

戴胄安陽人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位胄曰君臣大
分義均父子公當社稷之任與國存亡正在今日願一心王
室以安天下世充謬曰善俄受九錫出胄爲鄭州長史與王
行本守虎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叅軍封武昌男大理少卿缺
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戴胄清直其人也長孫无忌被召不
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
當无忌贖胄曰校尉與无忌厥罪維均臣子於至尊不稱誤
按律御湯劑飲食舟舩雖誤皆死陛下以无忌有功原之可
也若罰无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平有詔復議德彝固執胄曰
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旣云皆誤不得獨死由是校尉

與无忌皆免時選人盛集詔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許自
不首者死有某冒資不首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
而今當以流是示天下不信也胄曰陛下自殺之非臣所及
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守法而使我失信乎胄曰法者所
以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始將殺之既知不
可而寘於法此乃忍小忿存大信也帝悅從之遷尚書左丞
帝以其貧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
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之務委卿
宜副朕舉胄明敏議者美其稱職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
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史

部尚書然寡學好抑文雅獎法吏貞觀二年胄奏曰隋開皇
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世得免饑饉宜
令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頃畝每至成熟準其苗以
理勸課盡令出粟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四年叅
預朝政進爵郡公帝將修洛陽宮胄諫曰比關中河內皆置
軍團疆夫富室悉籍爲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
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家捐業籍軍者督戎仗
課役者責糧齋竭資經紀猶不能濟自七月以來霖潦未止
濱河南北田多洿下年之有無尚未可知今宮殿足庇風雨
容侍衛數年後成之亦不爲晚何遽自生勞擾耶帝爲罷役

卒贈尚書右僕射封道國公諡曰忠第舍卑陋不能容喪祭
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
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至德乾封中爲
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而至
德詰究木末理直者密爲奏請終不顯私恩當時號仁軌爲
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
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服其長者或以
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若以市恩是與人主爭柄
也帝聞而美之及卒詔百官哭具第諡曰恭

劉洎

劉洎江陵人爲蕭銑黃門侍郎畧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
銑敗遂以城歸唐授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封清苑男轉治
書侍御史時尚書省詔敕稽壅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
之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
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惰比者勲親在位品非其
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郎中默奪惟事咨稟尚
書依違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
司郎中使皆得人非唯救曠滯之弊亦所以矯趨競也拜尚
書右丞洎強於職尚書復治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
卿言古今事必辨詰究難洎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

愚等級遠絕。勢非倫擬。故智愚往復。尊卑問難。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惴慄。不敢自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迫迕之哉。夫天以不言爲尊。聖以無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今天下和平。在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上優詔答之。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與人在焉。弗勤於始。將悔於末。故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記。務知禮教。今太子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天資聖明。尚垂精厲志。博采見聞。而太子

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日昃退朝。猶引見羣臣。咨訪得失。而太子安處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也。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逾旬不出。師傅寮案備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宜授以良書。娛以佳賓。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儲德以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遮日直東宮。帝怒苑西監穆裕。詔斬於朝堂。皇太子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褚遂良繼之。見在吾膝前。見朕悅。諫臣故今日自進諫也。遷侍中。帝謂羣臣曰。朕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无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不聞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面

加窮詰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洎曰願陛下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謬戒之曰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能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殊可懼遂良誣之曰洎云國家不起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怒賜死洎索紙筆欲自言有司不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寃高宗以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失刑也事遂寢文明初詔復官爵

崔仁師

崔仁師安喜人貞觀初拜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囚繫滿獄詔仁師按覆以情訊之坐首惡十餘人餘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就死恐臨決翻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教記稱殺人之中猶有禮焉豈有知其枉而不申自爲身謀哉及敕使覆訊諸囚叩頭曰崔公仁恕無見枉者遷度支郎中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廢之詔諸儒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條其不合大義者奏之遂報罷遷給事中有司以律反逆者兄弟沒官爲輕詔入座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

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愛兄弟？遂不改。坐請魏王爲太子左遷鴻臚少卿，檢校刑部侍郎。帝幸翠微宮，仁師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閭訴寃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閩州刺史。卒。孫湜，第進士，爲考功員外郎。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讒構，引湜爲耳目。湜見中宗親三思而疎彥範等，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湜說三思速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私通昭容上官氏，遷兵部侍郎。而父挹爲禮部

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唯挹、湜。云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受納賂遺，銓品無序。御史李尚隱劾之，貶江州司馬。上官氏與安樂公主從中護之，改襄州刺史。入爲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除太子詹事。湜建言引丹水至商州，自商州鑿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運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行，而新道數摧壓，不得通。反以爲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平公主引爲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數爲人請託。湜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爲太子，數至其第，中欵密。而湜附太平公主，欲危玄宗。及

卽位將下蕭至忠等以告湜湜弟澄口上有所舉當將順之
湜不從至忠等誅湜徙嶺外官人元氏稱嘗與湜謀煬帝遂
賜死湜在襄州時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
張說護之得免及爲宰相竄幽求嶺表令廣州都督周利貞
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奸險出於天性雖
蠱虺不若也與弟液澄從兄泄以文翰居要官每宴集自比
東晉王謝嘗曰吾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
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進趣不已以至於敗湜執
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詠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
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陳叔達

陳叔達陳宣帝子也陳亾入隋大業中爲絳郡通守高祖西
征以郡聽命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盤有蒲萄叔達
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
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并資物百段貞觀初居母喪有疾太宗
憂之遣使卻弔者喪除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闕問太
宗高祖惑之叔達極意辯救至是謂之曰武德內難卿有讜
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爲社稷計耳卒贈戶
部尚書

楊恭仁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爲甘州刺史，邊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亦卿善教子也。」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畧。恭仁破擒之。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今乃勇決如此，愧知卿未盡。」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耶？」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叅掌選事，皆受賕不法，惡恭仁廉正，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書，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封觀國公，涼州總管。恭仁久在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獻，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恭仁募勇敢倍道進，賊不虞，其至遂

元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相與縛行威降，遷洛州都督。太宗謂之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其任，故以委公。」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未嘗與物忤。時人以方漢石慶云病乞骸骨，以特進歸第，卒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對寶節懼，飲以毒酒，遂卒。其妻訴之，寶節伏誅。恭仁弟師道爲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及在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避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太宗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

史紀 卷一百八十一
諷詠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
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便成無所竄改一坐嗟服卒謚曰
懿從孫執柔武后母家也武后臨朝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
一人為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

封倫

封倫字德彝以字行菑人楊素討海寇署為記室素召倫計
事倫墜水救之獲免倫易衣以見而不言素後知而問之謝
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之妻以從妹素營仁壽宮表為土
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歛怨天下
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大悅勞素曰公

事不近人
情

盛飾此宮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也素退問何以知之倫
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唯後麗是好后
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籍唯於倫降
禮接待與論天下事衮衮不勑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坐此
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
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詔諛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
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
隆而隋政日壞矣字文化及作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
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為內史令從至聊城知
化及必敗乃結士及出護餉道遂與士及來降高祖以其諧

論該死

附逆黨切讓之使就舍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爲使其用命者唯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圖也帝納之竇建德援洛陽秦王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王不聽賊平人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干慮或有一失乎倫愧謝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請許之倫曰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上然之檢校吏部尚書封密國公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始倫之歸蕭瑀

倫原是小

實薦之時瑀爲左僕射每議事既定至帝前倫輒變易之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遇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贈司空諡曰明倫性險佞內挾數善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儉素交通宮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揆其肺腑隱刺之亂數進策於太宗太宗以爲誠賜予累萬倫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若不蚤立則亟圖之又白太子口爲四海不顧其親分羹者謂何高祖議廢太子倫固諫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寔聞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其奸帝下百官議民部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請追贈改諡以懲儉王有詔奪司

空削封收諡日繆

鄭元壽

鄭元壽，諱之子也。拜鴻臚卿。突厥攻太原，詔元壽持節往勞。元壽謂曰：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貲，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息兵結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自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驛相銜於道，今不坐受其利，乃蔑德貽怨，自取然苦何也？頡利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公口伐可汗，遂使邊境息烽燧，朕何惜金石之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皆菜

富弼說遠
與此相類

色不三年必亾，無幾突厥果敗，為宜州刺史，致仕卒。

權萬紀

權萬紀，萬年人，為治書侍御史、尚書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珣掌內外考績。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怒，令侯君集按之。魏徵言：房玄齡王珣，國家大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祇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推繩之，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則所失者大矣。萬紀昔在考堂，無所訂正。今始彈發，非誠心為國者也。帝乃置之。然以為不阿貴近，由是獎任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以言得進，沽直自肆，眾情慄慄，徵奏萬紀等闇於大體，彈劾

萬紀自足
以殺其軀

不以實陛下收其一切遂罔上自恣鈞彊直名以小謀大羣
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况疎賤之臣哉帝悟徒萬紀散
騎常侍而免仁發久之以萬紀為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
之齊王祐不奉法帝以萬紀能左右吳王徙為齊王長史祐
暱比羣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
因召祐入朝祐懼且忿與嬖人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發
祐遣弘亮馳鼓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典軍韋文振為
人質謹帝使事祐典廐馬諫祐不納祐并殺之祐平贈萬紀
武都郡公文振襄陽縣公族弟懷恩為尚乘奉御馭人安畢
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之四

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人語
曰寧飲三斗辛無逢權懷恩姿貌壯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
視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
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憚稱時汴橋新成立木中途以止
過車懷恩謂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為德幹慚遷益州
長史卒

閻立本

閻立本萬年人為主爵郎中立本善繪事太宗與侍臣泛舟
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中賦詩而召立本肖其
狀閻外傳呼畫師立本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

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
厮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不能自止也總章元年拜右
相立本輔政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嘲之曰
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卒

韋弘機

韋弘機萬年人爲左千牛參軍使西突厥冊同俄設爲可汗
錄所過諸國風俗產物爲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卽上
其書太宗悅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學乃修學宮
畫孔子及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贊敦勸生徒由是大
化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內苑宦者犯法杖之乃奏高宗

賜絹五十疋曰後有犯治之毋奏遷司農卿帝嘗言兩都共
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就傾仆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言
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二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
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督營繕作宿羽高山等宮徒洛中
橋於長夏門行人便之天子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歎其美
詔卽其地營宮所謂上陽宮也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
史狄仁傑曰古者天子陂池臺榭皆淡宮複禁不欲百姓見
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迴廊巨王城外豈所以愛君哉弘機
曰百官各率其職任輔弼者思獻替我實兼營作守官而已
坐家人犯盜免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爲武后所寵姦賊狼籍

弘機言欽遂假宮中驅使、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為禍亂之漸、
帝遂欽遂於邊、后恨之、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將復任
之、為后阻而止、

史記曰：古者天子刻木為符、符者、禁不令百吏見、
其此禁宮、過階、土、則宮、必尚書、對、林、殿、二、神、臨、神、將、
神、氣、夏、門、百、人、野、之、天、行、登、祭、亦、無、其、神、身、人、獲、其、美、
如、帝、大、封、臨、兼、祿、君、少、祿、管、管、錄、并、帝、祿、高、山、等、宮、黃、帝、中、
日、廿、日、農、十、半、許、許、常、費、許、二、十、萬、餘、以、命、宮、室、四、不、後、而、
東、西、之、然、因、制、宮、室、日、制、財、計、無、餘、更、并、命、制、財、計、以、變、言、
其、誰、正、十、天、日、勢、休、野、古、之、地、奏、議、同、農、職、帝、嘗、言、明、治、也、

